

【航空文学研究】

技术赋魅下中国空军电影人性叙事困境

吕润宇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中国空军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与科技美学的复合文本,始终在技术崇拜与人性叙事、集体主义与个体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牺牲叙事的浪漫化、类型杂糅的缓冲策略及家庭伦理的国家化,完成意识形态矛盾的象征性缝合,却难以解决技术异化的现代性困境。新一代空军电影正尝试以集体主义的“成全美学”、代际对话与性别潜文本,探索技术叙事的人性突围,展现出中华文化对工具理性霸权的独特回应。这一辩证过程既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也为技术时代的价值重建提供了东方经验。

关键词:空军电影;技术赋魅;人性叙事;技术理性;电影美学

中图分类号:J 9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5.05.006

中国空军电影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佳作频出。这些优秀的空军题材电影凭借其精湛的文化立意和特效手段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但是电影中存在的因技术表达过于突出而导致人性表达失衡的问题,反映了现今空军电影题材创作的部分困境。中国空军题材电影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展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历史风貌。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青云曲》、《长空比翼》,到改革开放后的《壮志凌云》,再到 2023 年的《长空之王》,空军题材电影虽然在数量上较之于其他军事题材并不占据优势,但依旧是中国军事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科技强国、强军梦等国家战略下,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尤其是空军电影,逐步成为展示军事科技实力、塑造大国形象的重要媒介。那些飞翔在荧幕里的歼-20、运-20 等先进的飞机形象,利用奇观式视觉化的表达直观地传达了国家实力。观众在观看空军电影时,也希望通过奇观场

面来了解我国先进军事装备,进而增强民族自豪感。由此一来,电影关于先进科技的奇观场景篇幅的比例便不断上升。与之相应,情节的叙事和人物情感的塑造篇幅和完成度受到挤压。电影相比于纪录影片和网络视频,需要完善的价值输出和人文核心,过度地对技术理性进行阐释和展现,会导致人性价值和叙事内核遭到压抑。观众在观影时,除去对精彩奇观场景的追捧,对人性深度叙事也有潜在的诉求。技术理性和人性叙事的平衡难以很好的实现,存在着复杂的成因。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过程。^{[1]123}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思维方式逐渐理性化,原本只能通过宗教神学“赋魅”来解释的现象被科学合理说明,但是中国空军电影呈现出一种不断给现代科技“赋魅”的倾向,将先进科技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神器”。影片对飞行员的刻画更多聚焦于操作层面,其作为独立个体的特质和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形成了

收稿日期:2025-04-01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3J0861)

作者简介:吕润宇(2001—),男,山东滨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影审美研究。

E-mail:neverland3214@163.com

以先进操控系统为主导的叙事逻辑。以2010年上映的《歼十出击》为例,影片通过高度遵循标准化指令的叙事设计,将飞行员塑造为技术体系的执行者。虽然影片凭借成熟的特效制作构建了震撼的视听奇观,但人物塑造深度与技术创新力度之间的失衡现象,在专业影评领域引发了关于“技术主导下人文温度相对缺失”的讨论。1934年联华公司出品的《铁鸟》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航空电影。当时有批评指出:“在这部影片中,他们打着所谓‘抗敌’的幌子,在一大堆陈腐的家庭爱情纠葛的堆砌里,进行了所谓‘航空救国’的说教,渗透了国民党的反动正统观念。”^[2]1941年的《长空万里》则具备更强的国防宣传意义,降低了恋爱戏份的配比,显得更为成熟。^[2]金鑫将新中国空军题材归类为证明型、成长型、生存型、缅怀型四个类型^[3],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空军题材影视剧经历了崭露头角的创始期(1958—1965)、忍耐空白的停滞期(1966—1976)、逐渐恢复生机的复苏期(1977—1990)、瓶颈之中蜕变的转型期(1991—2000)和繁荣背后突破的高潮期(2000至今)等五个主要时期。^[4]詹庆生将中国空军电影大体分为空战内容的战斗叙事、对抗自然的拯救叙事、将生活与事业结合的爱情叙事、围绕新装备新战法的发展叙事四类。^[5]以往对于中国空军电影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对影片类型和发展脉络的梳理,忽略了影片自身的人文价值,往往深究作为内容的科技形象与故事情节,鲜少发掘作为艺术作品的电影所应具备的充满人性的叙事内核。

一、技术赋魅的生成机制与影响

空军电影碍于题材的特殊性,为了展现特定的空中内容,或需要投入大量特效,或需要搭建真实模型和场景。相关作品除去情节和人物是虚构的,片中的战机参数、战斗形态都是真实有依据的,因为空军电影首先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的直观宣传。先进武器自始便是一个国家国防与外交的底气,在电影《歼十出击》中,主角借助歼十战斗机成功做出眼镜蛇机动,证明了歼十强大的机动能力。电影通过布景与后期制作便可还原战斗机的作战能力,这大大降低了展示成本并且提高了观赏性。《飞行交响乐》中

留存了大量强-5战机的表现画面。在《长空之王》中,雷宇与邓放争抢试飞新型隐身战机的举动也说明先进战机在职业军人心里是荣誉的象征。电影中亮相的歼-20与歼-16两款战机代表着当时我国歼击机领域的最高水平,将其大方地展现在电影中,也是对我国自主研发、自主制造、自主生产的工业产品的自信与自豪。

由此,战机便通过特效手段和电影语言,超越了其原本的物理机械属性,被赋予了文化和政治生命,变成了国家实力的象征。在《长空之王》里,雷宇所驾驶的歼-20隐身战机其金属机身在阳光照射下折射出凛冽的光芒,同时集合发动机的轰鸣与慢镜头,用独特的视听语言赋予了战斗机崇高感,慢镜头与仰拍视角通过时空延伸,将普通对象神圣化,制造视觉震惊以强化权力话语。^[6]^[12]而在《我和我的祖国》之《护航》中,将在开国大典上驾驶战机拉彩烟驶过的技术动作寓意为国家庆典的视觉仪式。如此一来,我国的先进科技就变成了国家话语的视觉转译,使得优秀战机和操作在电影中变成了大国崛起和国家实力的证明。在军事题材的影像建构中,器物符号可能承载着超越实用价值的文化意涵。战机等装备在银幕上的呈现,往往通过视听符码的审美化处理参与意义建构,其象征体系与当代社会的认知框架存在着互动关系。当电影以极具感染力的镜头语言展现战鹰翱翔的雄姿时,轰鸣的引擎声与震撼的飞行特写既塑造着国防科技的美学表达,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导观众对国家技术实力的认知维度。这种艺术表现方式所蕴含的价值传导机制,或许值得从媒介传播与社会心理的双重视角加以探讨。1959年电影《青云曲》用仰拍视角呈现米格-15战机穿越云层的画面,战机如天神降临般出现在观众视野中,使观众得以直观感受战机的庞大身躯与压迫性力量。同时通过引擎轰鸣、爆炸音效等声画共振与高速飞行、爆炸火光等视觉震撼,制造沉浸式技术崇拜体验。在电影《歼十出击》中,爆炸音效结合快速剪辑手法,用暴力美学激发观众的亢奋心态。客观上,这些电影自觉或不自觉地削弱了人性叙事版图,将作为电影核心的“人”过度挤压,从而导致角色的扁平化。

马尔库塞所认为的技术理性消灭了批判性

思维^[7],将人降格为工具在中国空军电影中或多或少的有所体现。在《我和我的祖国》之《护航》里,女飞行员吕潇然因为技术最优而让出了荣誉,体现了技术至上对人性的压榨。《长空之王》中对飞行员的艰辛历程有着这样的概述:“第一代飞行员是勇气型的,拿生命换数据;第二代是技术性的,拼的是操作技能;新一代飞行员是专家型的,不仅飞得好,同时具备扎实的航空理论功底,能够参与飞机的研发设计。”这段话道出了试飞飞行员的发展阶段,同时也展现了电影人对飞行员的态度,即服务于飞机与航空技术,逐步掩盖了空军飞行员原有的勇气与性格,将更加精准机械的理性属性推至幕前。这种思想作为现实飞行员的培养路径无疑是绝对正确的,但在作为艺术形式的电影中,却让飞行员作为“人”的独特性与创造力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而磨灭。将技术规范升华为一种现代性仪式,并在此过程中完成对个体身体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规训。在《歼十出击》中,教官反复强调“一切按手册操作”,将技术手册从指导性文本转化为不可违背的技术律法。这种台词设计暗示程序的正确性高于个体的判断力,技术规范成为绝对真理。在《长空之王》中,雷宇遭遇空中险情时,镜头特写其逐项检查仪表、复述操作步骤,而非展现其心理波动。技术流程的机械重复将危机处理转化为标准答案的演练,消解了真实情境中的不确定性。电影常以蒙太奇展示飞行员绕机检查、地勤手势确认、塔台指令传递等流程(如《歼十出击》),每个步骤对应精确的时间节点如“30秒完成绕机检查”,这种时空切割体现了福柯所言“纪律通过时间表与空间分配规训身体”^{[8]193}。飞行员的操作被分解为标准化动作链,如《长空比翼》中“高度8000,航向270,准备接敌”的指令复述,身体成为技术系统的输入-输出终端。不同飞行员的操作动作高度一致,通过剪辑强化同步性,暗示技术体系对个体性的掩盖。《长空之王》中雷宇因急速爬升导致耳鼻出血,但镜头聚焦其坚毅表情而非生理痛苦,将身体损伤转化为精神崇高的证明。技术流程中身体的颈椎劳损、听力损伤等疼痛被遮蔽,仅作为背景信息存在,避免动摇技术理性的权威性。电影中发动机故障、导弹锁定等危机均通过严格遵循手册解决,如《歼十

出击》中“按第37条预案处置”,暗示程序正义必然导向胜利。

二、人性叙事的消解与主体化差异

由于保密原因,空军装备中的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的详尽参数都属于国家机密,无法公开展示其真正的作战能力,因此需要相关影视剧来拓宽传播范围。新主流电影近年来在商业和文化影响力上的成功,源于其准确把握了国民与时俱进的爱国情怀,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不仅在叙事手法、演员形象和空间构建等方面突破传统,更积极引入前沿技术,实现了思想性与观赏性的有机统一。相较于那些基于知名历史事件改编的同类型作品,新主流空军题材电影由于先天缺乏广泛认知的受众基础,其商业化进程面临着独特挑战。如何在确保军事专业性的前提下,打造出既能让普通观众理解认同、又能引发情感共鸣的优质作品,成为创作者需要突破的难题。《长空之王》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奇观电影,其在叙事上并没有过度遮掩,依然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完整、有血有肉的试飞员故事。黄建新导演在执导新主流电影时提出的“潜意识对位”理论,在《长空之王》中得到了创新性实践。该影片通过震撼的特效呈现和精妙的视听调度,不仅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验飞行员视角,更通过情感共鸣实现“心临其境”的效果,巧妙地唤醒观众内心深处作为新时代中国人的使命认同,使其自然而然地贴近影片的精神内核。将技术表现与情感唤起有机结合的创作手法,展现了新主流电影在视听语言层面的重要突破。

中国空军电影自诞生之初就没能完全跳脱出技术至上的思维,将人性叙事放在次要地位。在《长空之王》里,主人公雷宇的姓名最后被“082”代替,张挺的儿子也习惯性地称呼父亲为“073”。用数字编号来指代飞行员在航空部队中比较常见,但在电影中过度强调这一点,便会使得性格特质让位于技术熟练度指标,从而导致人物角色扁平化。《长空之王》中家庭戏份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仅作为精神牺牲的注脚,变成烘托人物情感递进的工具体,缺乏深层次的心理刻画。在空军电影中,飞行员牺牲或受伤往往成为证明其精神崇高性的单一证明。用生理疼痛镜头辅

悲壮配乐建立一种浪漫化的疼痛美学已经成为此类电影屡见不鲜的飞行员精神表达手法,虽然这种手段取材真实且效果卓群,但套路过于单一,将对飞行员身体的规训与其精神的升华进行了模式化的直接关联,使得表达略显生硬。并且在中国空军电影里,女性往往为短发素颜且对情爱冷淡,男性则普遍通过肌肉、寸头等统一形象来表现勇猛果敢的性格气质,且大部分士兵情感和性格的独特性被消磨而不体现。如《飞行交响乐》里所有女飞行员通过减法,淡化女性特质来加入飞行队。所有人都被描绘为绝对勇敢、绝对正义、绝对单纯的脸谱化角色,仅仅刻画士兵积极的一面,使得角色趋于扁平化而不立体,失去了作为艺术角色的美感。

三、主旋律电影的意识形态缝合术

意识形态缝合术指通过符号性操作,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可被接受的叙事形式,使观众在无意识中认同主导意识形态,在中国空军电影里可以简化为制造矛盾、提出象征性解决措施、维持体系稳定三个阶段。通过意识形态的缝合,可以弥补因技术理性至上所导致的人文内核深度不足。这一方法能有效缓和作品的内在矛盾,并降低观众对主旋律电影可能产生的质疑。以《长空之王》为例,张挺的死亡代表了个体牺牲对集体利益的保护,属于朴素的主旋律表达而显得具有张力,但如果叙事不恰当,张挺没有在试飞的关键时刻牺牲,或是张挺的牺牲对于数据的保存和人民的保护是无意义的,则会令观众产生怀疑,张挺在全片中的作用也会荡然无存,更不能合适地完成导演的立意表达。所以正确地将意识形态嵌套进影片的合适地方,是处理技术理性与人性深度之间矛盾的关键。

除此以外,《长空之王》中还存在着许多化解二者矛盾的设计,雷宇抚摸战机机身、与机械“对话”,将冷技术转化为“战友”的拟人符号,缓解了技术异化的冰冷感。在叙事主题上,《长空之王》、《飞行交响乐》、《歼十出击》等空军电影均选择加入爱情欢乐元素来淡化原本紧张严肃的技术理性,同时用爱情与职业的矛盾指代技术理性与人性的冲突,但最终往往是职业高于爱情、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情感、严谨的战斗规章高于飞行

员的个人思想。为了消解这种冲突,许多空军电影会放大飞行员的个人能力,用看似个人意志和思维的发挥挽救危局来彰显个体的作用。在《歼十出击》中,主角岳天龙尝试飞行眼镜蛇机动这一技术动作,在飞机故障时通过个人操作来保住战机,即便成功概率极低却还是凭借出色的个人发挥让局面转危为安,既保住了飞行员的生命,也保住了歼十战斗机。在《青云曲》中,杜春林在操作米格战机降落时突遇故障,靠着出色的飞行技术最终使得飞机毫发无损地滑入机场跑道。在《长空之王》里,雷宇和邓放共同驾驶新型隐身战机在雪山上空试飞时,突遇鸟群撞击,在发动机停摆和减速伞无法打开的情况下,没有选择抛弃战机跳伞,而是在极限状态下通过肌肉记忆操作完成了对飞机和飞行员的拯救。这么多场奇迹在飞行员的技术操作中诞生,在客观上增加了飞行员主观能动性情节,但其遵从的依然是技术理性,飞行员只有完全按照手册的索引和训练的逻辑才能化解危机。

推动空军电影发展的动力并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空战,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和海军航空兵的自身现代化进程。电影中的对立面往往是机械科技技术的进步与作为人的飞行员适应新战机的发展,看不到明显的敌人。《青云曲》中杜春林在实战中面对同样作为人的敌人飞行员做出了战术调整,这一举动突破了飞行员和作为机械的战斗机的对话,将人的面对对象变为了人,这在中国空军电影的叙事上是稀少的。

四、工具理性与人性价值的永恒博弈

中国空军电影在技术崇拜与人性叙事的张力中,既暴露了现代性困境的尖锐矛盾,也展现了东方智慧对工具理性的独特回应。当歼-20的金属羽翼划破长空,当塔台指令与飞行员的心跳共振,这些影像不仅是技术实力的宣言,更暗含着对人性价值的隐秘救赎。在《长空之王》中,雷宇从莽撞少年到成熟试飞员的蜕变,既是个体生命对技术规训的屈服,也是人性在理性铁笼中的觉醒。当他最终选择手动关闭自动驾驶系统,以血肉之躯挑战极限数据时,那一刻的“非理性”抉择恰是人性对工具霸权的温柔反抗。这种反抗并非否定技术进步,而是以中国式的集体主义

精神,将技术理性纳入“天人合一”伦理框架,暗示着一种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解决路径。

同时,新一代空军电影正以复合性叙事探索人性表达的突围。《长空之王》在战机试飞的硬核叙事中嵌入青春成长线,让雷宇的叛逆与父辈的坚守形成代际对话;《我和我的祖国》之《护航》以女性飞行员视角重构集体记忆,在“去性别化”的表层下暗藏对女性主体性的迂回肯定。这些尝试虽不完美,却标志着主旋律创作从“宣传工具”向“艺术载体”的悄然转身。当《飞行交响乐》中的女飞行员剪去长发,她的短发不仅是性别规训的符号,也可能被解读为对传统女性刻板印象的决裂——当她在万米高空与男性同袍并肩作战时,这种“无性别差异”的平等本身便是一种无声的革命宣言。

如何用电影的表达与叙事技巧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是困扰无数导演的难题。《长空之王》中雷宇的形象历经了“脱冕”与“复魅”的过程,英雄形象的“脱冕”使人物立体鲜活,将个体表达在宏大叙事中凸显出来。英雄精神的“复魅”则使个体最终复归宏大叙事^[9],这几乎成了新主流电影拓宽叙事模式的统一套路。相比于传统的空军电影,《青云曲》、《长空比翼》等的叙事模式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能够真切地打动观众。在空军题材电影的叙事建构中,“家国”母题的艺术呈现具有双重表意功能。创作者通过“亲人离散”、“家庭缺位”等叙事策略,在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职业场域中植入温情元素,这种戏剧性张力既折射出制度设计对军人的人本关怀,更通过职业特性与世俗生活的二元对立,具象化展现飞行员群体的生存境遇。当银幕上反复出现的家书、全家福与紧急集合的警报声形成蒙太奇碰撞时,视觉修辞创造的对比效应实际上构建了职业风险的多维阐释空间。^[10]随着数字影像技术的迭代升级,空军电影的创作范式正在经历从经典叙事向奇观美学的转型。以《青云曲》为代表的传统叙事模式,注重通过飞行技能磨炼、家庭关系调适、战友情感递进等多维度叙事支线,完成人物弧光的渐进式塑造——主人公杜春林的英雄性建立在对技术瓶颈、伦理困境的多重超越之上。相较而言,《长空之王》运用三百六十度环绕镜头与高速升格拍摄,借由战机破云而出的视觉奇

观,实现了英雄特质的瞬时赋魅。这种创作重心的迁移,折射出数字时代电影工业对叙事密度的重新配置。拍摄技法和科技特效的进步也让空军电影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表达更多立意,叙述更多内容。在新时代军事影视创作语境下,空军题材作品承载着航空英雄叙事传播与集体记忆建构的双重文化使命。如何既恪守历史原真性的创作底线,又实现艺术感染力与大众审美期待的共鸣,始终是这类影片的持续性创作命题。电影工作者须在军事档案的影像志功能与新主流电影美学范式之间探寻平衡点,既要通过严谨的考据复原英雄飞行员的技术轨迹与精神图谱,又要借助电影语法将专业军事话语转化为具有情感渗透力的视听文本。这种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张力,恰恰构成了检验作品价值的重要维度。当飞行员的英勇事迹既能在历史维度上经得起推敲,又能在情感维度上引发跨代际的审美共振时,此类电影或可真正成为航空精神的有效载体。讲述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电影生产的使命^[11],虽然空军题材电影在整个中国军事电影中的占比极小,但同样不可或缺。从单一模式逐步进入“新主流”,空军电影的多样性和技巧性也在逐步提高,直观体现在票房上,从《歼十出击》的522.5万元到《长空之王》的8.25亿元,除去通货膨胀、明星效应等因素,空军电影质量提高本身才是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原初动力。新一代主旋律电影创造的票房奇迹,本质上源于其对现代性困境的敏锐捕捉。当观众为雷宇的“非理性”抉择热泪盈眶时,他们真正共鸣的是工具理性时代被压抑的人性光辉的复归。这种创作转向不仅关乎电影美学的突破,更暗合着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在战鹰呼啸的轰鸣声中,我们终将听见属于这个时代的回答。真正的进步,永远是技术理性与人性价值在历史天平上的动态平衡。

中国空军电影的宏大叙事始终交织着技术与人性的深刻博弈。歼-20的钢铁之翼撕裂云层、塔台指令与飞行员心跳共振的影像,既是科技强国的视觉宣言,亦折射出现代性困境的文化症候。工具理性将身体规训为数据单元,将历史创伤重构为进步燃料,甚至以“去性别化”置换女性进入技术共同体的资格(如《护航》中吕潇然

“最优者让位”的量化逻辑)。中国电影以本土智慧探索技术伦理的突围,《长空之王》中雷宇关闭自动驾驶的抉择、《青云曲》中“为后来者铺路”的牺牲精神,构建起一种“共同体伦理”。它不追求西方式个体与技术的对抗,而是在集体主义框架中为技术注入生命的温度。这种探索在《我和我

的祖国》之《护航》的歼-10 彩烟中凝结成诗性瞬间,在《飞行交响乐》女性剪发的沉默中暗藏性别觉醒,展现出艺术对技术异化的柔性抵抗。中国电影以代际对话与微观视角,昭示技术发展不必以人性单向度为代价,集体主义亦可成为生命意义的容器。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康乐, 简惠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2] 陈晓. 从“航空救国”到空中想象:1930年代中国航空电影发展始末[J]. 南大戏剧论丛, 2021(2):107-118.
- [3] 金鑫. 中国空军题材影视剧创作类型研究[J]. 电影文学, 2015(1):50-52.
- [4] 金鑫. 中国空军题材影视剧创作历程研究[J]. 电影文学, 2014(19):18-19.
- [5] 詹庆生. 《长空之王》:国族叙事与时代文化表征[J]. 电影艺术, 2023(3):97-99.
- [6] 周宪. 视觉文化的转向[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7]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 [8]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9] 张凯月. 奇观·英雄·原型:电影《长空之王》的叙事创新[J]. 东方艺术, 2023(5):4-9.
- [10] 刘艺. 新主流空军题材电影的艺术表达与文化价值初探:以电影《长空之王》为例[J]. 名家名作, 2023(21):1-3.
- [11] 魏蓓. 《长空之王》:军事题材电影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J]. 电影文学, 2023(17):139-143.

The humanistic narrative dilemma in Chinese air force films under technological enchantment

LYU Runyu

(Faculty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650000, China)

Abstract: As a composite text of national ideology and technological aesthetics, Chinese air force films have always sought a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worship and humanistic narrative,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 value and have accomplished symbolic suturing of ideological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sacrifice of romanticization of narratives, the buffering strategy of genre hybridization and the nationalization of family ethics, but they are unable to resolve the modern dilemma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e new generation of air force films has been attempting to explore the humanistic breakthrough of technological narratives through collectivist “fulfillment aesthetics”, inter-generational dialogue and gender subtexts, demonstrating the unique response of Chinese culture to the hegemony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is dialectical process not only reflects cultural anxiety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cess, but also provides the Eastern experience for the value reconstruction in the technological era.

Keywords: air force films; technological enchantment; humanistic narrative;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film aesthetics

(责任编辑:周新颜)

引用格式 吕润宇. 技术赋魅下中国空军电影人性叙事困境[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 2025, 42(5):50-55.

LYU R Y. The humanistic narrative dilemma in Chinese air force films under technological enchantment[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5, 42(5):50-55.